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第五十回 喪良心燕雷打甘虎 丟煙壺童林鬥三俠

上回說到：穿雲白玉虎劉俊帶著師弟霹靂狂風甘虎，陪同燕雷來到孝順衙西勝鏢局。伙計往裡面通稟，鮑古、鮑圖弟兄二人出來迎接。劉俊抱拳通名說：「燕師傅由於初次來京，不識道路，誤至雙龍鏢局。我師父童海川命我弟兄把燕師傅給您送來。」鮑古一聽：「噢！原來如此。那么二位少俠客請到裡邊喝碗茶再回去吧。」「離著很近，我們說話就到家了，我們跟您告辭了。」甘虎搭茬了：「哥哥，人家鏢主看得起咱們哥兒倆，還是坐一會兒吧。」劉俊說道：「好吧！」大家伙兒一塊往裡來到東客廳。進來以後請燕雷坐下，劉俊、甘虎也坐下，鮑氏昆仲側坐相陪。「來呀，獻上茶來。」

燕雷喝了一碗茶，鮑古問：「二弟呀，你怎麼後頭又趕來了？」「可不是嘛，我打四川來，走到北京，不認得你們這裡，我誤打誤撞的，到了雙龍鏢局，我就讓人家陪著來了。」燕雷也知道，吃飯沒錢挨揆這是寒碇事，所以他沒說。哪知道燕雷剛說完，甘虎蹦起來了：「不是這麼回事，他胡說八道呢！姓燕的來到北京城，找我師父和我師爺要奪取十三省總鏢頭的大印，他在飯館吃人家飯不給錢，叫大家給揆得跟爛酸梨一樣。這樣我師父跟我師爺才把他領到雙龍鏢局熱情款待，給他衣裳，讓他沐浴更衣，跟他說好的，跟他交朋友，他卻小兒長小兒短，說了很多蠻不講理的話。我師父派我師哥送他，我自報奮勇，我惦记走到半道上給他來個倒拿毛，教育教育他。我師哥老攔著，這樣我沒得手。到這來，我把這事跟你們提提，這姓燕的不夠朋友！」

甘虎這麼一說，這下子燕雷可惱羞成怒了，喊道：「嘿！畜生，你敢污辱燕二爺，你出來！」墊步擰腰就來到當院。甘虎一瞪眼，道：「小子！你不叫陣我還惦记著揆你呢，教育教育你。」這鮑古最陰不過，他不管。因為他知道野飛龍燕雷好能耐，到底這能耐好到什麼程度上，鮑氏弟兄沒看見過，要借這個機會看看燕雷的本事。劉俊可說話了：「師弟呀，你這是怎麼了？！」

「我說師哥，你甯管理，你瞧個熱鬧。」甘虎墊步擰腰一陣風似地就竄出去了。甘虎根本不傻呀，往前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右手的拳頭就到了。野飛龍燕雷向左一滑步，立手一挽甘虎的腕子，伸左手「喇」地一下，「烏龍探爪」，直奔甘虎的面門。甘虎一瞧燕雷的掌來了，雙插手，拿這兩隻手，「吧噠」一鎖他，反背撩陰一錘。燕雷閃身躲過去，跟甘虎就打上了。六七個回合，甘虎才有了破綻。舉單拳「單鋒貫耳」，燕雷往下一矮身，右腳走掃堂，左腳當軸，甘虎腳尖一點地，長腰起來。燕雷往前一弓右步，退左腿「喇」一轉身，左手「巧摘天邊月」，就到甘虎的胸口窩上。嘯！左腕子一較勁，這掌就打上了。「啊！」甘虎往後一仰身，覺得心裡一難受，五臟六腑一翻個，一張嘴，「哇」地就噴出一口血來。

劉俊站在這裡瞧著，心想：怎麼樣，你輸了，我過去也白費。這怎麼辦？

我要是被人家也打了，誰把我兩人弄回去？師弟啊，你不聽哥哥的話呀！燕雷一瞧甘虎吐血了，洋洋得意。「哎，姓劉的！你怎麼樣？」一指劉俊。鮑古，鮑圖瞧著不管。人家劉俊一擺手：「二師傅，你吃飯沒錢被人家飯館污辱，我師父給你候了飯帳。把你請到雙龍鏢局，給你沐浴更衣，款待你吃飯。又派我弟兄把你送來，夠朋友了。我師弟天真爛漫，傻傻呵呵，他不懂什麼。我劉俊天膽也不敢跟您動手，因為我師父是惦记交你這麼個朋友。沒想到你是一位言而無信之人，你把我師弟打了，我回去稟明師父，自有我師父前來跟您講理。我劉俊哪能跟你動手啊！師弟，跟師哥回家吧。」鮑古這麼一聽呀，這小孩有點意思，明知道自己打不過燕雷，燕雷這裡點手叫他。您瞧劉俊說這話，不是我怕你，我這麼一來對不起我師父。不卑不亢，這小孩將來准能成名。

劉俊把甘虎背起來回去了。來到大柵欄雙龍鏢局門口，鏢師們全看見了，「哎喲喲！少俠客爺。」「嚶啦啦」都過來幫著劉俊架著甘虎，一直來到南客廳挑簾櫳進來，把甘虎放好。海川過來一問，劉俊實話實說。哎喲！海川的臉「喇」一下子就蒼白了，氣也上來了。劍眉雙挑，虎目圓睜，用手點指：「燕雷啊，我姓童的看你不錯啊，你張口小兒閉口小兒，可我姓童的對你沒有失禮之處。愛屋及鳥，看佛敬僧，他明知道是我的徒弟還要打啊，他是瞧不起我童林。眾位哥哥，哪一位也別管，我找燕雷辯理去！」海川伸手就要抓子母雞爪鷹鷂的包袱，老俠於成伸手一攔：「等等，海川你別去，你拿他當朋友，是你瞎了眼，我早就瞧著這小子不地道，我就惦记著把兔崽子摔死。」老俠於成往外走，海川伸手一攔：「哥哥，這事情是我的，您不能去。」這個時候，北俠等眾人「嚶啦啦」全過來了：「海川你先等等，不能操之過急呀。」「哥哥，這八個徒弟，他燕雷打了哪個，我都不往心去啊，唯有打了這個傻孩子，我不能不動心啊！因為從白馬河甘家堡臨走的時候，甘鳳池老哥哥拉著我的手，說我跟你嫂子年近古稀，只此一點骨血，交給你我們兩口子放心。沒想到孩子讓人家給打吐血，生死未卜，萬一要出點事，我童林用什麼話對兄嫂去講啊！哥哥，這事你別攔著，我跟姓燕的磕了！」

說完了，海川轉身形還要往外走。老頭於成捋胳膊挽袖子地說：「海川哩，你別去，你去了針尖對麥芒。我去，我到那就把小子宰了。」老俠侯振遠過來一攔：「哥哥，您先別惱。海川，我有兩句話說，不知當講不當講？」「哥哥，您有什麼話就說吧。」「我想甘虎是個天真爛漫，胸無城府的傻孩子，可他為什麼還要說倒拿毛，半道上要把這燕雷弄個跟頭教育教育他，為什麼知道到了西勝鏢局當著鮑古敗壞燕雷呢？這裡頭有人挑撥，物必自腐而後蝕。海川，頭一件事我得清理內部，你先別著急。」其實於爺的喊，大家伙兒的勸，都在給海川泄火氣，但老俠侯振遠這個辦法更好，這就給海川泄氣了，不能讓海川找人家去啊。

侯老俠一搖頭：「海川，你聽我的，眾位都坐下，於老哥哥您也坐下。」

大家伙兒全坐下了。把徒弟們都叫進來，這一下可全有了：阮和、阮璧、徐源、邵浦、閻寶、鮑信、侯俊、侯玉、張旺、劉俊、司馬良、夏九齡、楊小香、楊小翠、洪玉耳、孔秀，連同李勇、李寬、小蓮花於秀，這個可就多了，是小輩兒的全進來了，都站在這兒。老人家侯振遠按著劍把，看了看這些人厲聲說道：「誰挑唆你師弟甘虎到西勝鏢局辦這事，你們給我說出來，如果你們不說，我要查出來，可別說老夫變臉無情，馬上手到劍落，要你的項上人頭。說出來，斟酌情理，我也可能不殺，說吧。」大家伙兒面面相覷。老俠侯振遠這麼說是有目標的，他看孔秀，因為他知道孔秀這孩子壞。老俠一看孔秀，用威懾之氣這麼一瞧，孔秀很自然：「呀，這是哪一個辦的，我是沒有說的。」老人家侯振遠知道不是孔秀了。抬頭再看壞事包張旺，心說：就你們倆，沒有第三個。果然張旺嘴唇發乾，正用舌頭尖舔嘴唇呢。侯振遠可厲害呀，把臉往下一沉：「張旺。」這一叫，張旺的汗就下來了：

「彌陀佛。」他從師兄弟當中往前走，跪在老人家侯振遠的面前：「師伯。」「是你挑撥你師弟甘虎到西勝鏢局被打的吧？說實話。」「沒有，弟子天膽也不敢。」「嗯？！」老人家蠶眉倒豎，虎目圓睜，就這麼一按劍把，張旺嚇壞了：「師伯，我說，是弟子辦的。」侯老俠身上有一股力量，小弟兄看見他就心慌慌。侯老俠一沉臉：「講。」「是！」

燕雷一來，童海川一招待，張旺的耳朵多好使呀。師爺侯振遠跟大家伙兒把這事情的經過一說，張旺就生了氣。張旺准知道像燕雷這樣的人非揆不可，不打他，他不舒服。張旺心說：我師叔完了事，要派人給他送往西勝鏢局全始全終。唉呀，誰能治住燕雷啊。張旺一想，只能是甘虎。他知道甘虎有能耐，又聽他的話，事情容易辦到。張旺把甘虎叫到一邊：「師弟，這姓燕的對你師父那麼不禮貌。」果然甘虎生氣啦：「我說這小子不地道。惦记揆他！」「好！你惦记揆他，也得找個機會，待會兒你師父把他招待完了，還要派人送往西勝鏢局，派人時你搭茬，半道上瞅冷子給他來個倒拿毛，『呱呱』一下子給兔崽子弄個狗吃屎。如果辦不到，到西勝鏢局當著鮑古那些人這麼一說實話，他也得臊死。這不就解氣了嗎？」「對。」「可是這麼著啊，不管到什麼時候，不能說出是哥哥我教的你。」「這你放心，我怎麼能出賣朋友呢？」事後，甘虎被打，張旺這後悔啊。一瞧這事情鬧大了，師叔童林急了眼，張旺也傻了眼。直到現在，師爺發現自己，他知道侯振遠是殺人都帶眨眼的。你別看老頭這麼和氣，分跟誰了。張旺跪在這兒眼淚都下來了，便把自己所辦的事，從頭至尾一說。然後痛心地说道：「師伯，弟子我一時糊塗和氣憤，才讓師弟甘虎辦這事。我認爲我師弟甘虎的能耐總能贏了燕雷，沒想到畫虎不成反類犬。師弟被打，弟子我追悔莫及，請師爺您饒恕我這一次吧！」老人家侯振遠捋著銀鬚，用手點指：「張旺，當初你投入我侯家的時候，我就不樂意，是你師父說情才把你收下的。要說這

多年，孩子，你也辦了不少的好事。可是自從你師叔童林一到山東，邀我老弟兄把你們帶著往江南一走，你看看，杭州播的事情，你在播台上殺人，致死了浪裡蜆蚌高俊、燈前粉蛾南宮桃，你在鐵善寺又搬弄是非。看起來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啊。今天我決不能再容你了！」一按劍把，「嚟楞楞」龍淵古劍一離鞘，沒把壞事包張旺嚇死：「師伯！千不好，萬不好，念其姪兒我這麼多年沒有功勞有苦勞，現在我追悔莫及了！求師伯息怒，您只要不殺姪男我，怎麼著都成。您可以隨便打，隨便罵。師伯，饒姪男一命吧！」

正在這個時候，海川過來了：「哥哥，您要殺張旺也不太好，您殺了張旺，王爺知道了都不樂意啊。您忘了王爺賞他大班指了？」侯振遠想起來了，杭州播王爺把翡翠班指都賞給張旺了，我怎麼能把張旺殺了呢。再看壞事包張旺一副可憐相，老人家侯振遠長歎一口氣：「唉！」把寶劍撞入劍鞘說道：「張旺，是你師叔講情，我也想到王爺很喜歡你，但是我侯氏弟子之中不要你了，把你逐出門牆，轟出鏢局，永不聽用，你走吧！」「師大爺你別價，您還是饒了我得了。我哪能離開您哪！」「不！再若多說，定斬不饒。」

海川也知道老哥哥生了氣，便勸張旺說：「聽你師大爺的話，走吧！」張旺無法：「哎，師大爺，小姪遵命。」

張旺站起身形，熱淚往下流，自己的嘴不好啊。挨著排地行禮，行到侯杰這裡：「師父唉！您疼了徒弟一場，我給您磕個頭吧，師哥們好好地孝順師大爺跟師父吧，我不能在您的跟前盡孝了。」侯二爺挺喜歡張旺，禿老頭眼淚下來了：「你沒事盡出餽主意，今天又挑撥你師弟被打，你師大爺怕你將來捅漏子。孩子，從今以後你要好好地混呀！」張旺又懇求侯老俠道：「師伯，我要走了，弟子今天憑唇齒惹下了大禍，師伯您把我逐出門牆。那麼將來弟子如果憑唇齒立了蓋世之功，您還要弟子不要？」「這不是你師父，你師叔和眾位師伯都在這兒，王爺看著你都不錯啊。說真的，我怎麼能不要你呢？只要你將來立了奇功，你師父不要你，師大爺我都要你。」「得了！師大爺，記住咱們爺兒倆今天的話，我給您磕頭。我走了。」童林說：「等一等。黃燦，到櫃檯拿五十兩銀子給你師哥。」黃燦拿了五十兩銀子來：「師哥，您帶著吧。」「我謝謝眾位。」張旺行完禮後，看了看甘虎，自己轉身形往外走，阮和等眾人一直往西給送到觀音寺了。張旺難過地說：「師哥們、師弟們，回去吧。」大家伙兒看著張旺怪可憐的，灑淚分別，張旺從這裡徜徉而去。後來張旺立功勞了嗎？張旺立的這功勞大了，他和師兄弟們分手之後，到了四川的劍山蓬萊島，至於如何，暫時先不提。

師兄弟們送走張旺回到大廳。海川一瞧把張旺這件事情辦了，自己心裡多少消了點氣，便說：「哥哥，張旺的事情完了，我可要上西勝鏢局了。」

南俠司馬空過來了：「無量佛！海川，我先攔你。你現在上西勝鏢局去，到底怎麼樣咱先不說，虎兒被打這事管不管？哥哥我是個大夫，咱們把孩子治一治啊！盡顧了報仇，虎兒要耽誤了呢？」「哎喲！道兄，我忘了，我拜求您，您趕緊給孩子治治傷吧。」大家全過來了，等到了跟前一瞧，把虎兒小子的衣裳撕開了，一看正打在華蓋穴上，都腫起來了，黑紫黑紫的。南俠知道要給他挑破了麻煩，他的金鍾罩鐵布衫就沒有了。南俠馬上拿出藥來，敷上後弄一張布給他貼好，然後把內服的藥讓他吃下去，又給他把血跡擦乾淨。

這個功夫可就不小了。傻小子於恒來問道：「道哥，虎兒好得了嗎？」「傻兄弟你放心，好得了。」「把我們虎兒打這樣，老牛可不乾呀，你們都甭管，我找這雷小子去！」傻小子於恒急眼了。老俠於成一拍他的手：「兄弟，你別管。你那邊呆著去。你們眾位全別去，我一個人找他去。海川，我去不要緊，你不能去。」「老哥哥，您這麼大年紀怎麼能去呢？」於老俠說：「好吧！既然你認為哥哥我不能去，咱們大家伙兒平心靜氣地坐下來談一談，你要說得有道理，能說服哥哥，我就不去！」海川想了想說道：「哥哥，您想過沒有，這個時候如果你要到西勝鏢局去，聽說劍山蓬萊島來了不少人，您一個人去，打不了燕雷，咱們雙龍鏢局必須再派人去幫助您打燕雷，西勝鏢局那撥人也必是幫著燕雷和咱們動手。你也約人，我也約人，雙方爭鬥起來，那就是不到亮鏢會咱們就亮了鏢，給幾位牛街住著的前輩們打亂了陣腳，對不對？」於老俠笑著答道：「海川哪，你說得太對了！不要緊，跑不了他，他不愧記著奪取十三省總鏢頭嗎？兄弟，你要聽哥哥我的話，讓他再活幾天，距離明年三月三才有多少日子了？到了亮鏢會瞧兄弟你的。」

大家伙兒這才明白西方俠於爺這位老人的苦心。「哥哥，你說得有道理。」

「要是那樣，那麼就聽哥哥我一句，西勝鏢局咱暫不能去。說句俗話叫『攔著他的放著咱的』，到了時候咱們再揭開瓦瞧活，對不對？」「哥哥，您說得對。劉俊呀，你們幾個人先在這侍候著你師弟，為師我先回家，我們在這兒兩天了，我得看看王爺去了，你們完了事也回吧。到家後不要跟你師叔、師孀、師爺、師奶奶提甘虎被打的事。」「這我們知道。」這時，於老俠對海川說：「海川哪，定個日子吧，我們大家從江南帶來了土禮，準備看看老爺子、老太太去。」說真的，人家西方俠於爺一百零二兩歲了，就是海川的父母也才六十歲的人哪，比人家於爺還差著四十歲啊。於爺說出來了：「誰要我們跟你是朋友呢，那你的父母就是我們的父母，我們得尊敬。」海川連連地作揖，給大家道謝：「我替父母謝謝了！哥哥，您老人家道高德重，是壽過頭齡的人，我父母年歲還不到，怎麼敢勞哥哥和眾位哥哥到寒捨去呢！我把這意思說了就可以了。哥哥，真不敢當啊！」於爺也知道海川這是心裡話，便說：「海川，那麼老爺子、老太太挑禮你給擔著了，禮物我們就讓徒弟們回去的時候帶到家裡得了，你先替我們哥幾個問個好。到年下再給二老拜年去！」於爺想得周到呀，把大家伙兒的意思都表達了。海川跟眾位哥哥告辭，大家伙兒一直送到大柵欄口。

海川溜溜達達地從雙龍鏢局可就奔五牌樓了。順著東河沿，一直往東來，到了哈德門，往家中走去。這時太陽已經過午了。到富貴巷，順著阿斯門進來，來到王府的門前。海川一看：門口既沒轎也沒有馬，可能官員們沒有到這裡來，或是來過，叫王爺給擋駕回去了。對！我應該趁這個時候給王爺請安。海川想到這裡，剛要進王府，大管事何吉正從裡面出來，瞧見童林就作揖：「哎喲！我的爺您可回來了，府裡要出人命了，您上哪兒去了？都急死我了！」「我到趟前門，大管家，有什麼事？」「您看，您可真沉得住氣，您快進來吧。」何吉伸手揪住海川往裡跑，過了垂花門海川一瞧：院裡頭八十多口子人，磕頭猶如搗蒜，「咣、咣、咣」，跪了這麼一院子。二管事何春站在北屋的台階上面，王爺站在台階的當中，面沉似水地說道：「完不了這事！我非得調桿兒，這些日子我不在家，你們偷了我多少東西了？你們可沒少偷我啊，我按帳查。」也不知道王爺丟了什麼東西，這麼發火。王爺抬頭看見海川來了，便道：「喲！海川哪，昨兒你幹什麼去了？」海川過來就磕頭。王爺直說：「得，得，得！你快起來，快起來。」海川說：「等等，咱們爺兒倆說話兒有的是時間，我得先問問您，怎麼生氣呢？」「我沒生氣。」

「沒生氣？這當院怎麼跪著這麼多人？」「唉，真是的，都滾！」王爺一擺手，這些人如同大赦，「呼嚕呼嚕呼嚕」全走了。大管事何吉、二管事何春倆也在想：打王爺回來會客，丟了東西到現在，折騰了多長時間，我們哥兒倆把嘴皮子都磨破了，王爺還是不聽，非要調桿兒打出幾條人命來。你看人家童俠老爺就這麼一句話，王爺就傳出話去：「滾！」把這些人都放了，事情就完了。

海川問王爺：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您得跟我說說啊。」「你先坐下，我這等你吃飯呢。哎呀，你知道我在江南的事嗎？你上大柵欄那兒去，他們老哥兒幾個都跟你提了吧，我可學了不少的能耐。」海川說：「您的事情我都知道，等一會兒再說。我得先問問您為什麼生氣？」「唉！提起來我就生氣。我這一次跟你下江南，多少日子不在府裡了。當然我回來以後，有很多好的、厚的王公大臣都到我這來了，跟我見了面，也問問江南的一些風景，年羹堯也來了。」「噢！」海川知道，這是王爺的大舅子，禮部侍郎，年側妃的兄長，王爺的二福晉就是年羹堯的妹妹，所以跟年羹堯兩個人特別近。又聽王爺說：「大舅哥來了，我不能不見呀。我派人把他叫進來，由打一清早起來吃著飯，我們倆就談話。說來說去，我心裡悶得慌，就讓何春把我的煙壺拿出來了。不是什麼忒好的，明朝開了片的貢貨，但我很喜歡這個蓋兒，這蓋兒是祖母綠的。我用它聞點兒洋煙，吸完煙我把這煙壺就擱在桌上了。他到下

午才走，我說我送送你，你平常不來，他還直攔我。但我還是把他送出去，送到儀門，又送到府門。他走後我回來了，就這麼個工夫，再找煙壺沒了。你說這一年來他們得偷我多少東西？明天我就查帳，把他們全都找來，我讓何吉跟何春先調桿兒。」

什麼叫調桿啊？原來，這府裡一共有八根竹竿，在這竹竿裡頭灌滿水銀，兩頭堵死，拿這個東西當刑具打人。府裡頭人犯了法子，就用這個打。這個東西打人不響，可真疼，能把人活活打死，什麼時候你開口說實話了，就不打了。海川聽完了說道：「爺怎麼知道是他們拿去了？咱們走了已有一年來的光景，他們全拿東西，咱這府裡早拿淨了，您回來四盞兒都空了，所以說不可能啊。」「你別給他們講情啊！這事情你來了，咱們就算完了。一天雲霧散，咱們不再提了，丟了煙壺我也不在乎！」「不，我得給您找找。您跟年大人說話直到年大人走，您動沒動地方啊？」「我沒動，我哪也沒去啊。」

「屋裡頭其它東西動沒動過？」「也沒動啊。」「噢。」海川看這八仙桌。

「唉，你別看了，這八仙桌上擱著煙壺我瞧不見嗎？」海川又看那架几案，看來看去這紫檀的架几案上可有點發黑，黑的上頭要蓋個紅戳，一般人的眼睛瞧不清楚，就在這架几案的犄角上，有個紅戳，上頭是個老壽星腦袋，海川的眼睛得趴在這架几案上平著看，才能看出來。

王爺說：「海川啊，一會兒咱們爺兒吃飯吧。你跟他們爺兒幾個見著了，說了些什麼？你在北京這麼長時間是怎麼過的？我都惦記聽聽呢。我現在可會了不少的劍法了，您以後得給我收拾個把式場，咱們爺兒倆得下場子好好練啊，我不能把功夫擱下。」

「您先別忙。」王爺直說：「你別瞧了。」海川搖頭：「我瞧見點東西。兩位管家大人過來，你們瞧瞧這個。」「教師爺看什麼呀？」「就看看這個。」海川用手指這老壽星印。「我們兩個看不見。」

「你們哥兒倆那麼看，哪看得見啊，這紫檀的又不反光，您得橫著瞧。」「噢！有一個戳子。」「對了。這戳子上頭有一個老壽星腦袋。這個東西什麼時候有的？」「說真的，教師爺，爺不在家，這屋裡頭共有八個人，黑夜白日侍候這屋子，一天擦幾遍，什麼也沒有哇。這個東西要有，也是剛有的。」王爺急了：「胡說，你怎麼說剛有的。」「爺怎麼了？」「怎麼了？！我跟年侍郎在這說話，你們不是不知道，打閃的這麼個工夫，誰弄個戳擱在這兒，你們說？」海川說：「王爺，您別疑惑兩位管家大人，這是剛有的。」「你怎麼也說剛有的？」「不是剛有的，您的煙壺怎麼沒了？他把您的煙壺拿走了，留下點痕跡。這是外來的夜行人乾的，不過他是大白天來的。王爺，看來您錯怪大家了，您也甭查帳，府裡的物件什麼也丟不了。丟了首先您得找我，因為我是本府的教習，我負責給您看東西的。」王爺一聽直發愣：「冤枉他們了？」海川一笑：「那可不能了！不過這外來人留下他的姓名了，咱們先不管這人是誰，但是可以肯定不是自己家裡人辦的。您怎麼還要打人呢？爺您自己生氣不說，還把家人給誤賴了。」王爺有點後悔：「唉！你看，我還不如等您回來再說呢，這一來多不合適。吉兒，去告訴他們，每人到帳房領二兩銀子。」「謝謝爺。」每人不但沒罪，反而賞了錢。一會兒，這七八十位進來了：「謝謝爺賞！謝謝俠客爺！」「得了，都給我滾出去，別提了！」

王爺敬佩地對海川說：「海川哪，吃飯吧。」

這樣，爺兒倆坐下，底下人進來調擺桌椅，爺兒倆吃飯。海川就把頭出前門，巧遇鐵木金，怎麼來怎麼去；二出前門拿林寶巧遇神龍手歐陽鈞，清風羽士任元，有人在天壇給我大褂下擺上拴城磚、掐辮穗，我怎麼追這溜城牆的人，從頭至尾細說一遍。一直說到僧道俗會飾海爺，赴會護國寺，拋鉞亮劍；夜間杜清風行刺，被一位老道爺拿著箭射海爺丟的單只點穴鏢，如何打了杜清風。王爺聽完，佯裝嗔怒地說：「海川，我可得罰你罪，老仙長送你寶劍，你怎麼不告訴我？」海川解釋道：「一來，時間不久我就解著囚車回北京了，沒有工夫跟您談；二來師伯說，等我練熟了以後再稟明王爺。因為這個，您沒跟我在一塊兒，我也不能寫信告訴您。」這樣海川把寶劍拿出來，王爺看了，誇獎了一番。說真的，王爺很喜歡寶劍哪！海川又把商家林截囚車的事情也提了，喝！這麼一說，王爺才知道海川也經歷了一番風險。「海川哪，你看你在江南被困鎮海川，還記得二位恩師的教誨嗎？像護國寺這事，你真不應當一個人去。」「是啊，劉俊也跟我說來著，可是您說我不應當一個人去，帶著幾個徒弟管什麼呢？奇怪的是，不知道誰在我耳朵邊提出『拋鉞亮劍』的招法。」王爺也說：「是啊，今後再有這事啊，你得加點小心。」

「王爺您說得對，童林今後一定得加小心。」爺兒倆談笑風生吃著飯。飯後，王爺勞乏，想休息了，就說：「海川哪，我想早些休息了，你也休息去吧。」

「好吧。」這樣王爺回到裡面休息。

海川怎麼敢睡覺啊，夜行人進府偷了煙壺，這裡頭有事啊。海川提著子母雞爪鴛鴦鉞的包袱，拿著茶壺、茶碗放在一個石頭桌上，把鉞包袱也放在這裡。圍著假山周圍轉了個圈，然後把包袱皮打開，雙鉞亮出來了。這時，星斗滿天。海川月下一下腰，子母雞爪鴛鴦鉞走形門，展過步，八八六十四式；八法神鉞，套著三百八十四爻進命連環鉞施展開了，好俊的功夫，好快的身法啊！時間不大練完了，收住雙鉞包好了。把落葉秋風掃寶刃亮出來，又練劍術。光燦燦冷森森，如同一片劍山相仿。這劍法慢中顯著快，快中透著穩健。「啦啦啦啦」，展開身法盡情揮舞。練完後他把自己絨繩上的軟劍鞘摘下來，寶劍撞上，圍好了。這時海川想喝點水，便到假山石前的石頭桌旁邊，拿起茶壺來，「噢！」茶壺底下壓著個紙條，旁邊放著煙壺。海川趕緊把茶壺擱下，紙條、煙壺揣起來，拔腰上假山，站在假山的上頭，往四外觀瞧。海川明白了，可能來的這夜行人是訪我的。白天進府他沒有加害王爺之心。王爺送年大人走，他從後窗戶進來，發現了煙壺，作為標記。賊不走空，他打上戳子拿走了，晚上又給我送回來。如果他要想殺人，那王爺的命早就沒了。這人是什麼人啊？海川從假山上下來，借著星月的光華攏目神一看這紙條，紙條上面也打著一戳子，上頭有個老壽星，還有小字：「明晚恭請閣下蒞臨九公主墳，見面暢談，知名不具。」就是說，明天晚上我約您到九公主墳去，咱們二位到那裡再談，也許是口談，也許是手談。

海川把這紙條帶好了，拿著煙壺自己回來。正趕上王爺的內書房裡點著燈，王爺還沒有睡著呢。海川在王爺的書房門口咳嗽一聲，聲音很低，王爺就聽見了：「海川嗎？」「是。」「你有事嗎？」「王爺，有點事兒稟報您。」

王爺把門開開了，「您看看這個。」海川一伸手把煙壺掏出來了：「這是不是您丟的那個煙壺啊？」「啊！不錯啊！你看，這個煙壺並不值錢，但我很喜歡這個蓋。快告訴我，你在哪兒得的？」「嘿！我撿的。」「在哪兒撿的？」

「我在西花廳那欄杆頭上撿的。」海川說：「我在西院假山的石頭桌放著茶壺、茶碗，在那練趟功夫。練完了，這個東西就在那兒擺著呢。不瞞您說，這個夜行人到府裡來，可能是訪我的。賊不走空，他拿點東西作為標記。這樣，他晚傍晌又給送回來了。咱們府裡的人，沒有敢拿爺的東西的。」「這可倒也是。沒有別的？」海川其實應當把話全說了。夜行人約我明天到九公主墳，海川沒說。他這個人哪，也有點藝高人膽大。到二更天以後，海川回到王府自己的教師住處去休息。

第二天清早起來，劉俊跟師兄弟們由打前門可就回來了，並且帶來群雄送的禮物。海川也回到自己的家裡，見著父母問了安。二老對王爺送來的禮物有些過意不去，就對海川說：「我們老兩口子惦記著讓你兄弟過去，替我們給王爺請請安，因為你沒回來。」海川擺手說：「不用跟王爺客氣，王爺衝著我給爹娘的東西，您該用的就用吧，也不用去道謝，王爺不計較這些。」

爺兒幾個說了會兒話，劉俊告訴師父，師弟甘虎已然見好。吃完飯以後，爺兒幾個才來，連吳成都過來給王爺請安。王爺一看，海川又多了這麼一個徒弟，很高興。問了問吳成的一切，吳成完全都說了，王爺更高興了：「吳成啊，將來咱們爺兒幾個下場子練功，你可得把你這手『靠山背』教給我。」

「王爺，好吧！我一定教給您。」

白天就這樣過去了。天已經快黑了，海川把子母雞爪鴛鴦鉞包袱包好了，擱在手底下，陪著王爺吃完飯，天就全黑下來了。海川腰裡圍著落葉秋風掃，提著自己子母雞爪鴛鴦鉞的包袱，出離王府往北，稍微的一拐彎，進了成賢街，穿過成賢街來到了安定門裡。海川站在這裡發楞，旁邊有個老人說話了：「哈哈，這不是童教師嗎？」「唉！這位老朋友，您還沒歇著哪。」「說話也就快歇著了，我這不是奔家走呢嗎。都快關城門了，您有什麼事啊？」

「我跟你打聽打聽，咱們安定門外有個九公主墳嗎？」「有，您打這出去一直往北就到了。您上那兒幹什麼去啊？九公主墳比地壇那一帶還暗摸啊！」

「噢！我就是打聽打聽這麼個地方，倒不是為了上那兒去。」「反正一直往北走，一大片樹林，那就是九公主墳。」「好吧。」人家老頭回家，海川可就奔安定門外來了。過了關廂，海川看了看四下無人，腳底下躑勁，「沙沙沙沙」，施展開飛行術，可就是一直往正北下來了。真是離城越來越遠，天也越來越黑。好在滿天的星月上來，照得大地一片金黃色。微風擺動，萬樹搖頭，影綽綽，才看到前面煙籠霧繞，有個大樹林，這就是九公主墳。

海川來到九公主墳，一進樹林看見了周圍的花瓦子牆，當中坐東朝西的柵欄門。柵欄門上頭有一塊橫匾，橫匾上有四個大黑字：「公主佳城」。這就是公主的墳地，周圍都是花瓦子牆，裡外都是參天的古柏。海川飛身形起來，單胳膊肘一撐花瓦子牆，右手子母雞爪鴛鴦鉞的包袱一護自己的哽嚨，閃二目往下看，沒有動靜，一飄身形可就下來了。海川往裡走，當中石頭鋪的甬路，順著甬路再往裡，前頭有個牌樓，順著牌樓進來再往前走，看真了：前面是靈恩殿，就在靈恩殿的當中，有一個井筒子，橫著再往裡，才能奔這墳頭底下呢。公主墳高極了，靈恩殿頭裡有石頭供桌，供桌上頭是五供蠟杆。

周圍都是大樹，就在這甬路的當中坐著一個人。這人臉衝著西，盤膝打坐，閉目吸氣養神。海川借著星月的光華，看得真而切真。啊！這人確實像個老壽星，個兒不高，大鑄兒頭，有皺紋，墮子臉，厚嘴唇，兩道蠶眉斜飛入天蒼，壽毫微長，搭拉著眼皮，鼻如玉柱，唇似丹霞，大耳垂輪，額下一部白鬚鬚，白剪子股的小辮。一身米色綢長衫，煞著絨繩，白棉綢褲子汗衫，福字履鞋，白綾高腰襪子。好像老頭睡著了，坐在這裡紋絲不動。海川提著包袱在旁邊瞧這老頭，看了一會兒，老頭氣息調勻，海川才往前來。

到了老頭的跟前，伸左手一拍老頭的肩膀。海川心說：我要拍上你的肩膀你還不動窩，那你就是老飯桶，我防你幹什麼使呢。果然人家老頭不能讓海川沾上，海川的手都快到了，老頭把眼睛睜開了：「哈哈！」一疊身起來了。「噢，童俠客。」海川攥著包袱一合手：「不錯，正是童林。老朋友，您留下了字簡約童某來至此處與閣下相逢。」「不錯，不錯，蒙俠客不吝金玉，不以老朽為秋螢之火，野馬之塵，移尊下教，真的前來應約，不失信於老夫，老夫感恩不淺！」海川大笑：「哈哈，老英雄您太客氣了！您昨天到府裡去，我童林不在。您晚上來把煙壺歸還了，又留下字簡，我童林就得來呀。」「童俠客真是守信人！我們二位坐一談吧。」「好！」兩個人彼此都坐下了。「請問老英雄，您貴姓高名啊？」「俠客爺，您問在下，我祖居在四川，複姓諸葛單字名建字表宏圖，闖蕩江湖有個小小的美稱，人稱賽南極。」海川聽了可就一楞啊，「噢！」自己在臥虎山學藝的時候，未出師門，就聽說江南有這麼一位成名的人物叫賽南極諸葛宏圖。哎呀，難道說就是他嗎？沒錯，一看諸葛建白髮蒼蒼，精神矍鑠，看得出來，這是個老一輩的人物。海川真不敢疏神大意，也不敢怠慢，趕緊舉著鉞包袱，左手一搭，連連拱手：「原來是老前輩，諸葛老英雄，久仰大名，如雷貫耳，今日一見，這是緣在三生！老英雄，您折簡相邀我童林來到九公主墳，一定有所教益。不過您是位老英雄，我童林敢問，您要打算見我，就應當拍門找我，直呼直令地叫我童林，可您怎麼到王府去，鬼鬼祟祟，可和您的身份不大相符啊！哈哈，老英雄，您看在下說得對嗎？」賽南極諸葛宏圖臉一紅。人家海川批評他太對了，你諸葛建要打算見我，你就拍門叫我，「我就是諸葛建」，童林也得對你十分尊敬。你怎麼鬼鬼祟祟，又偷又摸，你找我這是幹什麼？」童俠客，老夫有難言之隱，一會兒我便要相告，我不敢直接地去找您。老夫在江南就聽說你這新出世的人物了，不但武藝高強，而且品德高尚，交朋友義膽俠心，實令殘年人欽佩！童俠客，你請坐，我們見面就有緣。有這麼一句話：江湖無輩，綠林無歲。您口口聲聲喚我諸葛建為前輩，我可實在的不敢當！今日星月皎潔，你我到底能促膝長談，實在幸會。哈哈，童俠客，請坐吧。」

海川也不客氣，就在諸葛建的對面，把包袱放下，也坐下了，畢恭畢敬地說：「老英雄，您這是從哪來，現在住在什麼地方，方便不方便，找我童林不知有何教訓？」「童俠客，聽說你奉師命下山興一家武術，當然你閱歷豐富。老夫身旁有一條軍刀，多年來，我始終不敢叫上名來，請您給我看一看。」海川一聽就不樂意了，你口口聲聲說我是新出世的英雄，你不捧我，相反的你惦記把我撇了，那麼你這次來，是善意呢是歹意呢？」老英雄，請你把軍刀亮出來，童林看看。」人敬人，鳥抬林，你對我沒禮貌，我童林又何必非對你有禮貌不成哪。賽南極諸葛建坐著，一撩長衫，拿出一條鞭來。

海川這麼一看：很新奇，純鋼打制，罩著亮銀衣兒，刨出這把兒四寸多長以外，鞭身將近四尺來長，從這把兒往前數，一寸一截，一寸一截，純鋼打制的，一共是三十六截。他這只軍刀拿起來從上不能往下落，只能跟長蟲一樣，左右來回地擺。您要打算上下落，您得要起來一斜，這鞭才能纏呢。鞭前頭是個蛇頭，也是一寸長，張著一點嘴，裡頭含著一顆子午問心針，這蛇的兩隻眼睛是鑲上去的兩粒鑽石，閃閃奪神。右手一拿一擺，「嘩楞楞」，就跟一條蛇走一個樣。「哈哈，童俠客，您看看。」「老英雄，我不用接過來了，您這個鞭，我童林沒有見過，我也不一定知道。當我在臥虎山跟老師練藝的時候，老師提過，江南賽南極諸葛老英雄掌中有一條三十六節蛇骨鞭，這蛇口裡頭含著子午問心針，專破金鍾單鐵布衫，招術精奇，大概老英雄您這條鞭就是我恩師所談的三十六節蛇骨鞭了。」「哎喲喝！童俠客，不錯，不錯。」海川一笑：「哈哈，在下也有一對軍刀，您看看。」拿過包袱皮來打開了，雙手一托，「嘩楞」一響：「您瞧。」諸葛建也是倒吸了一口涼氣啊，不是人家傳言說童林使雞爪鴛鴦鉞，我諸葛建長這麼大歲數，也沒見過人家這對軍刀，現在一看，十分出奇。「噢，童俠客，您這對軍刀，現在一看，十分出奇。您這對軍刀叫子母雞爪鴛鴦鉞。老夫在武林多年，我可沒看見過這對軍刀。這是屬於內家使用的軍刀，不是人家傳言，老夫我也不認識。哈哈，童俠客，看來你這個軍刀很出奇啊！」「老英雄太客氣了。」「老夫我這一次由打四川來北京，主要的還是為訪問童俠客爺您，真沒想到您如此的仗義，您賞臉，真到九公主墳來了，老夫心裡十分榮幸，我可以暢談。」二位坐在那可就開了口了。

談的不過是武林中的俠事以及各門之長，不由得雙方都把自己的功夫談出來讓對方聽聽。海川聽完諸葛前輩的敘述還是很敬佩的。「老英雄，如果沒什麼事情，我可要跟你告假了？」因為童海川並沒有看出諸葛建有什麼敵意。「您有時間到我家去坐坐。」「等一等。童俠客爺，我跟你只是經過了口談，還沒經過手談。諸葛建不才，願意班門弄斧，打算討教討教童俠客三招五式，這是增長我的本領，讓我得以開闊眼界。」海川一笑：「老英雄，有這麼句話：文不加鞭，武不善坐。你這口談可以了，咱二人房不連簷，地不連邊，沒有仇恨，當場動手，各憑己能，萬一失手傷了對方，多有不便。老英雄，你可比較我歲數大得多！我認為，不必當場較量啊。」「童俠客說得是。我跟你討教純粹是『遊戲』二字，點到而已，決沒傷害之心，我只是討教討教您的功夫，讓我開開眼就得了。」「好，既然如此，老英雄，請吧！」

海川把包袱皮打開，腰中一圍，子母雞爪鴛鴦鉞懷中一抱，順著這個明堂可就往西來了。走出去不遠，周圍都是大樹林，這個地方綠草如茵，十分的寬綽。在草地上動手不是很好嗎？海川子母雞鴛鴦鉞「噼楞楞」左右一分，賽南極諸葛宏圖倒提著三十六節蛇骨鞭可就過來了。二位彼此道請，當場動手。

諸葛建左手晃面門，上右步單手一搖三十六截蛇骨鞭，「嘩楞」一響，對準海川的胸前便點，就跟一條蛇對準自己的胸前咬來一個樣。海川岔右步，一閃身，左手的雞爪「啪」就搭上了。別看諸葛建扔蛇骨鞭節兒多，但這要讓海川的雞爪給抓上，也麻煩。只見賽南極諸葛建往回一收鞭，海川上右步一斜身，「喇」地一下，「金猴戲月」，對準諸葛建的太陽穴就抓過來了。

賽南極諸葛建往下一矮身，縮頸藏頭躲，鞭走掃堂，海川就勢大岔步，一閃身躲過他的鞭。然後雙鉞左右交叉，上下一錯，右手鉞對準諸葛建的肋窩子就砍來了。諸葛建心裡頭佩服，人家童海川年紀不大，身手不凡哪！賽南極諸葛建不敢疏神大意。他長腰出去頂四尺，往後一撤步，單手一搖鞭招架住了。海川把雙鉞施展開了，腳踩八門，八八六十四式，一招接著一招，雙鉞舞動如飛，「喇喇喇」，掛著風聲，如飄瑞雪啊！諸葛建這麼一瞧，哎呀，真是盛名之下無虛士啊！海川上中下走三盤，招術精湛。兩個人一場鏖戰，雖說互相都沒有敵意，但是動手這個東西，人家鞭該奔你的眼睛就奔你的眼睛，該奔你的喉軸子就奔你的喉軸子，絕不能似是而非。兩個人當場動手二十幾個回合就開出去了。說真的，海川晚上這頓飯由於要提前出來他可沒吃好。到現在，兩個人

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，針鋒相對，招術加緊，一動手看管定式，二目凝神，精神滿提起來了，但吃得飽，吃不飽，吃得合適不合適，這很有關係。海川感覺到自己肚腹有點空得慌，才知道這飯沒吃好。不過，面對著諸葛建動手也不能說呀。這樣，海川勉強把三百八十四爻子母雞爪鴛鴦鉞法施展開了，「喇啦啦啦」，大褂兜起風，如同蝴蝶相仿，不慌不忙招如泉湧。

交手一會兒，兩個人二十幾個回合、三十幾個回合開出去了。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就聽這樹的枝葉上「喇啦」一響，飛身形由打上面下來一個人，身輕似燕，腳尖一點地，「噤楞楞」一抽寶劍：「無量佛，小兒童林啊！我與你仇深似海，今日狹路相逢。諸葛老英雄你休得撒招，山人來也。」說著往西搶步，左手劍點面門，「喇」地一下，寶劍就到了。這個人一下來，海川可就愣了。心說：我看諸葛建這人面帶忠厚，不像是個壞人。他約我前來，我瞧這意思也沒有什麼歹意。可為什麼把這個人給我藏在身旁？你不知道我跟他仇深似海嗎？護國寺赴會，我與丑面佛馬寶善比武武藝，雲俠道士杜清風硬要與我交手，他逼我童林拋鉞亮劍，我才削了他的道冠。現在杜清風膠黏道冠，墨染髮絲又來與我挑戰，我豈能容忍！好啊，諸葛建，你把姓杜的埋藏在這裡，打算兩人打一個，致我童林於死地啊。海川想至此，提足精神，要與這兩位決一死戰。

這個時候，只見諸葛建的鞭奔自己的前胸點來，海川的左手鉞輕輕一托擋了過去。杜清風的寶劍又在後頭奔自己的頂梁擊來了，海川一個「大鵬展翅」，一支他的寶劍，左腳就勢回來，順著自己的右腿又過去，踏中空，走行門，左手一沉肩，右手鉞在底下往上這麼一翻，來了個「白馬刨象」，對準杜清風的小肚子就紮，這可就拼了命了。雲霞道士杜清風往後一挫腰出去，說道：「無量佛，小兒童林，山人與你不共戴天之仇，今日相逢，小冤家你想活就勢比登天！」說罷，往前一趕步，寶劍到了。賽南極諸葛建也往前一搶身，鞭奔海川來了。英雄眼觀六路、耳聽八方，當場動手，招術加緊，力敵二勇，面無懼色。雲霞道士杜清風實在是了不起了，他惡狠狠地瘋狂進招，海川只招架杜清風一個人就費勁，何況要招架他們倆呢。但是，在海川有閃躲不及的時候，諸葛建的鞭就不奔海川而奔杜清風去了。杜道爺這氣：「無量佛喲，咱倆是一頭的，你不幫我的忙，怎麼幫他的忙呀？」這樣，杜清風反而要分神躲諸葛建的鞭，這給海川多少還騰出一點空來。兩個人，兩調角圍住海川，亞賽正月十五的走馬燈。這一來，海川就更感覺到自己有點難堪了。唉呀，怎麼我沒想到今天會這樣呀！

正在這個時候，蹬著樹梢捷似飛鳥，「喇」地一下，從樹上頭飛身又下來一個人，喊道：「喝！姓童的，按理說你候了我的飯帳，又請我吃了飯，咱們兩人有個不錯。無奈你的弟子甘虎在我的賓朋面前敗壞於我，被我將他打傷。童林哪，今天你走不了！」「噤楞楞」，日月雙輪左右一分，野飛龍燕雷燕子坡站在面前。海川一見燕雷，哎呀，怒氣上衝。海川心想：燕雷啊，知恩不報你反為仇，你算哪道的英雄啊！賽南極諸葛建鞭走掃堂，雲霞道士杜清風劍奔海川的脖子，燕雷「月照雲龍」，「喇」地一下，雙輪就到了。

海川一抬左腳，右腳紮根，往下一挫腰，「啪」這麼一反身，左腳一抬一邁諸葛建的鞭，海川的臉衝地，這左腳紮根，右腳反起來，一踹諸葛建的胸口窩，來了個「倒踢紫金冠」，緊接著右手鉞「夜叉探海」，這一來，不但躲過諸葛建的鞭而且也躲過了杜清風的寶劍，同時也躲過燕雷的雙輪。然後海川對準杜清風的足三里穴上就紮，同時，一掉臉左腳紮根，右腳踹諸葛建，跟著一個「鴿子翻身」，雙鉞一推，對準燕雷的小腹就紮來了，這叫「一招破三式」，燕雷往後撤步。三個調角都是勁敵啊，把海川團團圍住了，海川雙鉞加緊，變列門路，一咬牙，這勁兒就使過力了。人用自己的力氣，不管在什麼情況下，有兩種力不能使，一種力叫「努」，強努不成，非把身體努壞了。再有一種力不能使，叫「過力」，力氣太過了，同樣有害於身體。看來海川今天既努著又有些過力啊。力敵三勇，幸虧諸葛建多少有些偏向海川，不然的話，海川早死多時了。海川動手力戰，時間一長，就覺著自己身體有些發軟，從打兩肋窩的邊上騰來一股熱氣，往上這麼一走，覺得兩肋十分刺疼。海川心說：壞了，我努著了，趕緊用茹氣之法往下壓。這個茹氣，就是一種調和氣，把這口氣慢慢地往下順，不讓這股子熱氣上來。可是這一來，壞了！你往下壓的力量越大，底下的這勁兒反的力量越強，就形成了反作用。

這使海川更加難過，冷汗也下來了，步眼也要亂。現在兩個仇人在這裡，暫且把賽南極諸葛建刨出去，也是危險萬分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海川的耳朵裡頭突然有了聲音，就跟通了電話一樣：「冤家童林，力敵三勇，危險已至，你還不拋鉞亮劍，等待何時？」從語氣裡頭多少有些責備，可跟護國寺的那個語氣不一樣啊。海川一想：對啊！他「喇」這麼一斜身，左手鉞照著燕雷面門就打。杜清風可喊上了：「無量佛啊！上回在護國寺他就是這手，你二人可留神啊，小兒童林要拋鉞亮劍！」話音剛落，只見海川左手鉞奔燕雷，右手鉞奔杜清風就來了。兩個人往旁邊一閃身，「噤楞，噤楞」，海川兩隻鉞就落在地下了，海川一撩自己的長衫，一吸氣，一按劍把，「撲嚕」，落葉秋風掃寶劍亮將出來，一按劍把頂碰簧，「噤楞楞楞」，一條金龍相仿。海川往前這麼一趕步，哎呀，他的心裡頭太難過了，他力不從心了。這腳往前一邁就跟四兩棉花一樣，踩著地就軟了，天旋地轉，胸口窩一發熱，「撲！」這口熱氣就噴出來了，海川當時昏死過去！

也不知道過了多大的工夫，慢慢地，海川把眼睛睜開了，覺得心裡頭很難受，肚腹裡頭很空，嘴角這兒「滴滴嗒嗒」，看來是血，軟劍躺在旁邊扔著，自己的寶劍也在旁邊扔著。原來自己在地上趴著，眼前頭出現了一片血跡。哎呀，我這是死了，還是活著呢？海川一看周圍的情景，一陣的發楞啊。

眼前頭是燕雷，張著大嘴，脖子都粗了，臉都憋紫了，提拎著雙輪，兩隻眼睛瞪得跟雞蛋一樣，動不了勁，就好像叫人家給定住了，左腿弓著，右腿繃著。瞧那意思因為自己已經躺下吐了血，燕雷估計過來雙輪一舉，把自己給紮死，還沒等他舉起來呢，腳底下剛要使勁往這裡蹦，他就動不了勁了。賽南極諸葛建在自己的北邊，提拎著三十六節蛇骨鞭。哎呀，臉上顯出十分惋惜的樣子，他這麼一抖手，叫人家給點上了。雲霞道士杜清風在自己的右垂手，舉著寶劍，瞪著眼睛惡狠狠地看著自己。但也叫人家給點上了。這三人的臉色都不好看，出氣入氣上不來下不去，在那發楞。海川心說：這是誰救了我呀？也就在這時候，旁邊有人念佛：「無量佛，童林哪！」「啊！」海川抬頭這麼一看，哎呀，正是幾次搭救自己性命、手拿單只點穴鏢的那位世外高人，武林的老前輩。

海川往起一站，感到頭重腳輕，四肢無力，渾身發軟，心中亂跳。只得雙膝點地往仙長跟前跪一跪：「唉！老人家兩次三番搭救弟子性命，弟子感恩非淺，生當殞首，死當結草啊！晚生給您磕頭了。」老仙長點點頭：「無量佛！童林哪，要說你小小年紀離開師門，在南七北六十三省闖蕩江湖，武林之中不落人後，為師門增光啊，你是門戶中的一個佼佼者，確實難得呀！話雖如此，孩子，在你身上也看出來有很多不足之處。你還記得當年你在玲瓏島被困鎮海川嗎？自己輕生涉險膽大妄為，不是你二位恩師跟你的師哥趕到，焉有你小小年紀的性命？吃一塹長一智啊，難道把師爺教育你的話就當作耳旁風嗎？不尊重老師對你的教育嗎？上一次丑面佛馬寶善的師弟焦秋華被你所打。當然，我們相信焦秋華、馬寶善都是好人。但是人家約你到護國寺去，你不想一想，你把你家師弟焦秋華打吐了血，人家喇嘛是要報仇哇。

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啊！尤其是在武林之中，即使人家真是好人，自己也應當有所防備。不是你拋鉞亮劍，化險為夷，焉有你的命在！這一次賽南極諸葛建把你約到九公主墳前來相會，前門外大柵欄鏢局有你眾多的賓朋，你應當帶上幾位一同前來，怎麼能夠隻身來此。這不是屬於膽大妄為，輕身涉險嗎？！今天不是山人趕到，童林哪，你的命就沒了。你一死如同草芥，難道說，你就忘記你二老爹娘了嗎？忘了王爺對你的恩德了嗎？忘了你師父在臥虎山玉頂玉皇觀耽誤他的悟道參修，一十五年心血費盡，培育於你嗎？你小小年紀初入江湖就如此恃才妄作，將來還了得嗎？一定要記住山人的話，今後再不可莽撞行事了。」老仙長一句一字都是價值千金啊！說得海川匍匐在地：「老人家啊！責備童林之言，童林一定謹記。」

老仙長接著說道：「你來看，賽南極諸葛宏圖雖然沒有壞心，冒然間把你約至此處，但不應當帶著杜清風、燕雷至此，他三人今天惦記把你毀於一旦，被山人治住。來吧，你想如何發落，致死他們三人也未嘗不可！」賽南極諸葛建在一旁聽得清清楚楚，他真要掉眼淚啊。他想：我不是這個心啊，這兩人我惹不起啊！

賽南極諸葛宏圖也是劍山蓬萊島二十名站殿將軍之一。你別看都是站殿將軍，這裡頭有好樣的，有受尊重的，也有不受尊重的。賽南極諸葛宏圖是四川一帶武林的前輩，也是英王一個揖一個揖把人家請到劍山的，雖然是站殿將軍，人家的份大。這一次，把諸葛建帶往北京城奪取十三省總鏢頭，賽南極諸葛建欣然同意。他來北京的目的倒不是為了要奪取十三省總鏢頭，他主要是聽說北京城有一位雍親王府的童教師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，我就為訪訪這個人，小小年紀到底有多大本領？敢奉師命下山要興一家武術？！

這樣，賽南極諸葛宏圖才跟著一塊兒來，住在北孝順衙西勝鏢局。鮑古鮑天機、鮑圖鮑殿元對於這些人當然得高看，不但給老師找好的地方，幽靜之所，像諸葛建這些人住的地方也非常地講究。諸葛建住好了以後，他來得早，每天出去玩玩逛逛，其實他就是打聽打聽王府在什麼地方。最後有人告訴了：在北城根，由打北新橋一直往北奔城根，那兒就是雍親王府。賽南極諸葛宏圖連著來了三次，把整個的雍親王府都查看了一遍。

這一天，他來了以後，從北面看了看四下無人，就打城根這邊越牆而過。

要說諸葛建真有膽子，躡足潛蹤可就往南來了，各處窺探，天氣可還沒黑呢，剛隱得住身子。這時，他聽見客廳以內有人高談闊論，諸葛建在房上慢慢地往下看，最後就是年羹堯告辭，王爺正往外送。賽南極諸葛建長腰到了後窗戶，往裡一看：一個人沒有，發現了一個煙壺。賽南極諸葛建飛身形進來，一腳蹬在案頭了，然後把這煙壺拿起來，掏出戳子，「啪！」往兒案頭上一戳，然後長腰從後窗戶再出去上了房，賽南極諸葛建就走了。他來至在前門外，到了鏢局自己的住處，寫好了紙條，約童林明天到九公主墳見面。因為他來的時間長了，北京的一些地理位置也就記住不少了，這九公主墳他也查看了一遍，這個地方十分僻靜，這樣約海川在那兒見面。當天晚上賽南極諸葛建來到雍親王府，發現海川在假山石那兒練功夫呢，本事確實是好，諸葛建很是欽佩。驀地吧把紙條和煙壺放在石桌上，然後撤身形悄然回去了。到鏢局後，他拉門一進來，幌火折子點燈，啊！雲霞道士杜清風跟野飛龍燕雷在他的屋呢。諸葛建一瞧：「二位，你們哥兒倆怎麼在我這裡？」燕雷一沉臉：「啊，老義士爺我問問你，來到北京城奪取十三省總鏢頭，這是一件保密的事。你怎麼天天出去，你到底幹什麼去了？今天你又上哪兒了？說實話！」諸葛建心說：幸虧我沒有大搖大擺地去拍王府大門找童林。要是那樣的話，說我勾結雍親王，在劍山我受得了嗎？人家軍師還不把我宰了。現在燕雷一問他，他傻眼了。杜清風一擺手：「無量佛！老英雄，你我都是站殿將軍，咱們互相都有監督的責任，這些日子你到底有何公幹？」